

閻錫山 | 百川匯海成大事業 山傾扶艱待大機緣

文 | 趙長歌

「有大需要時來，終能成大事業；無大把握而去，終難得大機緣。」閻錫山生前為自己作了這幅輓聯。

清末民初，一個改朝換代的時代，一個兩經世界大戰的時代，一個共產思潮蔓延全球的時代，一個歷處千年變局的時代，閻錫山來了。

閻錫山追隨國父孫中山先生，組織領導了太原辛亥起義，主持山西省政長達38年，他歷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、內政部長、蒙藏委員會委員長、國民政府陸海空軍副司令、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、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等職，他於「有大需要時來」，成就了一番大事業。

1949年山河色變，赤氛重煽，國祚傾危，蔣公中正第三次下野，李宗仁代總統以為與共產黨和談能換來劃江而治，閻錫山在「無大把握」時受命於危難，出任行政院長及國防部長，期間馳驅蜀粵，奔波蔣、李之間，載徒臺員，助勤備著。他所說的「大機緣」是甚麼？他等到、得到了嗎？

才猷卓越 器識宏通

閻錫山(1883~1960年)，山西五臺縣人，器識宏通，少入私塾，習讀經史、宋明理學。幼年時值清末，清政府政治失據、軍事失利，社會上人心思變，有志之士皆以改造政府、挽救國家前途為己任，主張上分兩種，以康有為為首的保皇黨，認為應行君主立憲，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，認為當創民主共和。

18歲時，閻錫山「為時事所趨，認為欲有補時艱，有濟國危，只有投筆從戎」，遂投考太原國立武備學堂。

在學堂，閻錫山的文章每為同學之冠，比如，入學考試的作文題目為《韓信將兵多多益善》，主考官就以為閻錫山之文頗有見地。學堂先生李廷勳(音「揚」)是進士出身，非常器重閻錫山，贈字曰伯川，意取「百川匯海」，以配其名「山」，期其為人、為學、為業都能高深廣大。日後，閻錫山便有「百帥」、「百公」之尊號。

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，清政府開始編練新建陸軍，簡稱「新軍」。這支軍隊使用西式軍事制度、訓練及裝備，是清末最後一支有戰鬥力的正規軍。清政府為了提高新軍素質，也確實下了氣力，不僅於各省開辦武備學堂，培養下級軍官，更從中選拔優秀學生出國深造，希望培養出有現代軍事素養的高級軍官。

1904年，清廷第六次選派赴日留學生，當年，留學生共260餘人，超過了前五批人數總和。其中，山西選拔學生20名，3名中央公費派送，17名山西財政支給，21歲的閻錫山就是3名中央公費派送生之一。第六批留日學生，雖由清廷派出，但後來大多成了辛亥革命前後，推翻清政府的中堅力量。

赴日留學 明瞭世勢

閻錫山赴日時，其父子明公贈其徐繼畲所著《瀛寰志略》，



▲1905年，閻錫山在東京加入「同盟會」。



▲1912年，閻錫山與孫中山先生的合影。

助其明瞭世界大勢；臨行前，山西巡撫及五大憲(撫臺、藩臺、臬臺、學臺、道臺)告誡留日學生，萬不可在海外接近革命黨人，誤入歧途；赴日當年，日俄戰爭爆發，日本戰勝俄國，並將勢力伸入中國東三省。

一踏上日本的船隻，閻錫山就感到無限感慨，日船員工，謙虛和藹，人少而事理，與中國風貌截然不同，於是一個問題縈繞心中：「日本為何國小而強？中國為何國大、人多而弱？」

到日後，由於清朝官吏的告誡猶在耳畔，閻錫山起初拒與革命黨人相往來。但隨著見聞的增長，及所閱書籍的啟發，閻錫山發現，清政府誤國太甚，特別是一天，他看到保皇黨出刊之中國魂，益覺清廷腐敗無能。保皇黨康有為、梁啟超在1898年戊戌變法立憲失敗後一蹶不振，閻錫山遂決心成為「屢仆屢起，澎湃全國」的革命力量。

追隨國父 著籍同盟

1905年夏，孫中山先生在東京成立了「中國同盟會」，並多次在留學生和華僑集會上發表演講。閻錫山在傾聽時，對先生三民主義救中國，以及實行民族革命、政治革命之時，應同時改革社會經濟形態的主張，大為悅服。他也明瞭了心中的疑惑：「孫先生指出中國積弱之原因，在中國傾於保守，故讓西人獨步。中國從前之不變，因人皆不知改革之幸福，以為我中國人文明極盛，如斯已足。」

當年，閻錫山由同盟會重要領袖黃興與孫，加入同盟會。幾位山西老鄉隨後也受感召入會。

閻錫山還到孫中山先生寓所，拜謁請教「平均地權」之意義，孫中山諄諄教誨的懇切態度，讓閻錫山晚年思之仍覺得「敬服不已」。

在孫中山先生的指示下，閻錫山等人組織成立了「鐵血丈夫團」，蓋取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之意。該團是同盟會內的一個精英團體，擔負實施革命之責，成員28人，很多都是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堅人物。

留學期間，閻錫山對現代軍事知識理論有了相當的掌握，並廣泛涉獵兵書，對將來革命軍事該如何進行，給予了更多的思考和研究。他在此期間草擬了兩本軍事教義——《革命軍操典》與《革命軍戰法》。

留日期間，日本正值明治維新，社會的振奮氣象，日本人民的敬軍精神，使閻錫山大為敬佩、感歎。他回憶說：「我們參加野外實習，晚間有人爭讓我們換衣洗淨髮乾，再換穿。吃飯飲水之後，安頓寢息，問明早起時間預備早餐，並叫起床。一切周到，並在行軍路旁，見老年人拱手低頭，若敬神然，後經詢知，他們腦筋中以為軍人是真正保護人民者。」

第六批留學生振武學校學習3年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2年，於1909年學成歸國。清廷為鑑定留學生的學習成績，在北京舉行會試。會試結果，閻錫山名列上第，中步兵科舉人。

辛亥之役 倡舉義旗

閻錫山回晉，時值辛亥革命前夕。當時，山西軍隊分新

軍與舊軍兩部，新軍為一個混成協(旅)，下轄兩個步兵標(團)——第85標、第86標，全協約4000餘人，全部駐守太原。舊軍兵力也為4000餘人，分駐太原、綏遠、大同、代州、臨汾。新軍大多為閻錫山的同學或盟友統帥，舊軍較為守舊。

為實際掌握新軍，閻錫山做出了種種努力，一年後，如願升任第86標標統(團長)。為使新軍易於掌握，且成為有朝氣的革命武力，閻錫山向山西巡撫丁寶銓與新軍統協姚鴻發提倡徵兵，獲批後，新軍兵員結構迅速改變，新兵與舊兵比例一年後即調整為八比二。此外，閻錫山還成立了「山西軍人俱樂部」，名為研究學術，實則是為革命做準備。凡此種種，都為太原辛亥起義奠下基礎。

辛亥革命以前，同盟會把革命任務分為江南、江北兩部分，起義發動點定於江南，蓋因江南離北京遠，清軍不易集中反擊，另因江南擁有沿海口岸，軍需品易於輸入。當時決定山西的任務是，待革命軍到河南後，出兵石家莊，接援革命軍北上。

1911年(辛亥年)，爆發了兩次載入史冊的革命。4月，黃花崗起義爆發，雖告失敗，但「是役也，碧血橫飛，浩氣四塞，草木為之含悲，風雲因而變色，全國久蟄之人心，乃大興奮。怨憤所積，如怒濤排壑，不可遏抑，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。則斯役之價值，直可驚天地、泣鬼神，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。」(孫中山《黃花崗烈士事略



▲閻錫山

序》)10月10日，武昌起義打響，全國大震。

武昌起義的消息甫一傳到太原，同盟會山西支部就開始積極籌劃響應起義，剛調任山西巡撫不久的陸鍾琦也立即展開部署。陸鍾琦認為新軍不可靠，籌備部署軍隊換防，決定將新軍調往代州、臨汾，調舊軍回太原駐防，守衛巡撫衙門和彈藥庫等要害部門。

同時，陸鍾琦下令，將山西的5000支德國新槍，隨帶子彈借給河南3000支，並已運走一部分。受這兩件事所迫，閻錫山不得不做出在太原提前起義的決定，且起義時間，也勢不得再緩。

10月28日，陸鍾琦命令第85標、第86標分別出發，第85標黃國梁先率其一個營出發，其他新軍待命，未出發的部隊，不得發給子彈。陸鍾琦此種部署，是防止新軍整標出發後，途中生變，反戈回攻太原。閻錫山等人當機立斷，決定於10月29日晨(黃曆九月八日)在太原提前舉事。

10月29日，太原起義發動。領取了彈藥的新軍首先衝入太原城，各路按照閻錫山等人部署的路線進攻，很快攻占了彈藥庫，獲取大量軍用物資，起義軍經過與巡防馬隊、新滿城守軍的激戰，最終攻入山西巡撫衙門。

適時，巡撫陸鍾琦穿戴整齊，立於三堂樓前，其公子陸光熙(字亮臣)隨侍，勸起義軍不要動槍，陸巡撫說：「不要，你們照打我吧！」

此時，陸巡撫隨侍中有動槍者，遂引發雙方交火，陸鍾琦父子於戰事中殉職，舊軍潰散投降，其餘清廷官員多遭拘押，太原起義宣告成功。閻錫山等人認為，陸巡撫父子等人立場雖與革命軍不同，但其忠勇孝之精神與人格值得敬佩，遂將殉職者禮葬。隨後，閻錫山被推舉為山西都督，時年28歲。

共和成立 當謝閻君

辛亥革命中，太原起義歷時較短，但作用舉足輕重。1912年1月1日，孫中山先生於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，定國號為中華民國。1912年2月12日，清宣統帝下詔退位，清朝退出歷史舞臺。

9月，孫中山先生訪太原，褒獎閻錫山云：「共和成立，須首推山西閻都督之力為最。」去歲武昌起義，不半載競告成功，此實山西之力，閻君伯川之功，不惟山西人當感戴閻君，即十八行省亦當致謝。何也？廣東為革命之原初省分，滿清政府防範甚嚴，不能稍有施展。使非山西起義，斷絕南北交通，天下事未可知也。」(待續)